

13.415
D
•評 劇•

女 貨 郎

曹 克 英 改 編

春 風 文 藝 出 版 社

• 評 劇 •

女 貨 郎

曹 克 英 改 編

春 風 文 藝 出 版 社

1964年·沈 陽

女 貨 郎

曹克英改編

☆

春風文艺出版社出版（沈阳市大西路二段同心東里12号）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記証出字第3号
旅大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張•13,000字•印數：1—25,000 1964年10月第1版
1964年10月第1次印刷 統一書号：T30158•433 定价(5)0.07 元

人 物 表

女貨郎：二十來歲。中學畢業生，共青團員。辦事認真，明快爽朗，不畏困難，所以，人們都稱她鐵姑娘。

王老杠：六十三歲。副隊長。性格倔強好勝，寧折不彎。熱愛勞動，關心生產。

王大娘：六十來歲。老杠的老伴，忠厚老成，對人對生產都很熱情。

老鐵匠：六十歲左右。好說好笑。雖然好喝兩盅兒，但從不誤事，而且干劲很足。

劉二彪：是個不出場的小伙子。

第 一 場

送 鑼

時間：中午。

地點：偏僻的山村。

人物：女貨郎，王老杠，大娘。

〔女貨郎熟練地肩擔貨箱上。〕

貨郎：（唱）走過一山又一山，

供銷百貨担在肩。
一條扁担走千里，
哪怕它
刮風下雨夜黑天。
只要是
便利社員支援生產，
貨郎我，堅持送貨到門前。
別看我貨箱小來扁担短，
生產日用百貨俱全。
眼看着，高粱谷子瞪了眼，
送來了，名牌產品加鋼鐮！
不多不少五十四把，
三家灣小隊要開鐮。
秋後的太陽毒似火，
晒的我，渾身冒汗嗓子干。
我本想，放下担子喘喘氣兒，

（欲停又走）嘿！

眼看太陽到了正南。
趁人家歇晌咱賣貨，
要是晚到一會兒啊，
王杠隊長得眼急藍。
路又滑來山又陡，

（下坡的動作）

獨木板橋溝上懸。
橋又窄來板又軟，

（小心翼翼地搖擺）

顛顛巍巍直“忽擱”。

走过小桥爬高岭，

过岭就是三家弯。（下。）

〔王老杆、大娘喜笑满面地上。〕

老 杆：（唱）三家弯要开丰收镰，

大 娘：（唱）动员大会闹了个欢。

老 杆：（唱）你表决心我挑战，

大 娘：（唱）保证半月收割完。

老 杆：（唱）到明天，老汉上阵显身手，

大 娘：（唱）我老婆子也要比试一番！

老 杆：（唱）老婆子，大话出口可别丢脸，

你身板儿可不如前二年。

大 娘：（唱）咱腿脚不快手不慢，

要讲招穗子，

夜战三天胳膊不酸！

老 杆：嗯，还行！

大 娘：（唱）老头子，你张口让人家五根杠，

你不该，把硬弓拉的溜溜儿圆！

老 杆：（唱）讲割地，好象吃豆儿干饭，

一抱整一捆儿，

楂儿齐杆儿顺象刀山。

腰不直，气不喘，

一天割它六亩三！

大 娘：（唱）老头子，自古英雄出年少，

别忘了，今年你到了六十三！

老 杆：（唱）六十三，正壮年，

姜是老的辣，瓜是熟的甜。

咱方圆百里割了个遍，

誰不知王老杠的左手鐮！

大 娘：（唱）提起左手鐮，

叫人把心担，

我說老头子，

鐮刀咋還沒送上山？

老 杠：（擔心地窺望，沒影兒，自信地）你放心！鉄姑娘是个办眞事的孩子，說今天送到，那就准沒錯兒！

大 娘：这孩子我也知道，人家是中学毕业生，办事認眞的好团员。可是，日头老爷儿都歪脖儿啦！

老 杠：你算算，从供销社到咱这儿，一出就是三十五里，半腰儿还有几个点儿，她……她又沒长翅膀儿！

大 娘：咳！看你說的！你是副队长，这个事又是你大包大揽的，可明天就要开鐮！

老 杠：开鐮也耽誤不了。

大 娘：万里还有个一哪！

老 杠：跟鉄姑娘办事儿，就保险沒这个“一”！

大 娘：看看，又来你那个抬杠劲儿啊！

（唱）明天开鐮不見鐮，

你队长漠不关心太主觀！

老 杠：（唱）你的批評我接受，

我派你供销社里去取鐮。

来回不过七十里，

明天一早赶回山！

大 娘：（唱）說你杠来你就杠！

老 杠：（唱）这是你方才提的意見。

大 娘：（怔）你这是眞的？

老 杠：嘿，軍中无戏言，本队长决定啦！

大 娘：（不服氣地）行！（欲下，忽停）你看，她来啦！

老 杠：你本来就是看馬戏伸舌头，瞎操心嘛！

大 娘：快来看，这孩子挑的多带劲儿啊！

（唱）人家身不搖，膀不晃，

小手一悠挺胸膛。

老 杠：（唱）一年前，离了学校放下书本，

一年后，全县聞名的鉄姑娘。

大 娘：（唱）新社会，天变地变人也变，

女学生下乡当貨郎。

老 杠：（唱）这才是毛主席的好儿女，

支援咱偏僻山区变粮仓。

大 娘：（唱）我去烧水，去端飯，（急下。）

老 杠：（唱）嘿！这才象个好大娘！

喂！鉄姑娘，大爷帮你挑两步儿！

〔貨郎上。

貨 郎：（唱）不累不累我不累！

老 杠：（去接擔子）快給我吧！

貨 郎：（鬆開）

（唱）貨箱不能离貨郎。

老 杠：快拿来吧！（搶過擔子）

（唱）看！豆大的汗珠儿滿臉淌，

小褂沾在了肉皮儿上。

先到家里歇歇腿儿，

貨 郎：（唱）屋里不如树下凉。

老 杠：对！（放下擔子）

（唱）你大娘給你去烧水，

还要慰劳你鉄姑娘。

〔大娘拿暖瓶，端黃面豆包上。

大 娘：（唱）翻滾的開水暖瓶裝，
出屉的豆包洒白糖。
先喝水，后吃飯，
大娘的手藝你尝尝。

貨 郎：（唱）自帶的午飯剛吃過，
領受了大娘的好心腸。

老 杠：（唱）今年豐收你有份兒，

貨 郎：（唱）可惜我，肚子小來沒處裝。

老 杠：實在吃不下，就帶回去！

貨 郎：那可象話。

大 娘：你能叫我端回去？

貨 郎：等下趟……

老 杠：下趟再說下趟的！

大 娘：吃不吃在你啦！（裝在箱內。）

貨 郎：我一步來晚，惹你老着急了吧？

老 杠：好姑娘！

（唱）大爺生來會招算，

算就貨郎能上山。

貨 郎：（唱）請隊長，驗質驗量點點數兒。

老 杠：（看刀，簞簞地）好刀！

（唱）果然是，名牌實貨，

青光瓦亮，刃薄飛快的加鋼鍊，加鋼鍊！

不多不少五十四把，

（找）啊！

為啥不見（我的）左手鍊？

貨 郎：（怔）左手鍊？

大 娘：（擔心地）你沒給他帶來？

貨 郎：我……

老 杠：（失望地）咳！这下儿可栽了！

大 娘：咳！姑娘啊！

（唱）大娘過門兒四十年，
沒見他右手拿過鐮。
右手碗兒來左手筷兒，
姑娘不知他左手鐮？

貨 郎：（唱）怪我調查的太肤淺，
怪我了解的不全面。

老 杠：（唱）怪我粗心沒交代，
提起此事有根源。

大 娘：姑娘啊，

（唱）他不是生就的“左撇鐮”，
有一桩仇恨在里边。
他給地主扛活那一年，
毒蛇擺下圈套叫人站：
長工半天要割三畝地，
有一個人割不足就不開工錢。
你大爺為爭這口氣，
也為大家渡飢寒，
自己割完幫大伙，
飛刀鐮的名字四方傳。
斗敗了地主人稱贊，
毒蛇老羞成怒黑了心肝，
主使狗腿砍傷他右手腕，
從此右手拿不起鐮，

落了个左手镰！
今天割地为集体，
没有可手镰刀可咋办？

老 杠：（气呼呼地）别嚷嚷啦！
（唱）你好像山南的水库开了口，
过去的事儿说不完！
铁姑娘，别着急来别上火，
明天我改右手镰。

大 娘：（唱）这不是给小免割把草，
你竞赛的条件是六亩三！

老 杠：（唱）我右手拿镰……

大 娘：（唱）你玩儿不转，玩儿不转！

老 杠：（唱）完成计划……

大 娘：（唱）难上难！难上难！

货 郎：（唱）队长别抬杠，
大娘别埋怨，
误事的责任货郎担。
送货的担子暂保管，
明早来送左手镰！（欲走。）

老 杠：（拉住）姑娘！
（唱）莫非你是孙大圣？

大 娘：（唱）明早会变出个左手镰？

货 郎：（唱）货郎不开空保票，
没有镰刀不上山！（脱手而去。）

大 娘：（唱）货郎人小志气大，

老 杠：（唱）你强迫姑娘去作难！

大 娘：（唱）我着急上火为生产，

老 杠：好！

（唱）姑娘的貨箱你来担！

大 娘：（怔）我担？

老 杠：这純粹是为生产来的！

大 娘：（一狠心）行！（勉强挑起，摇晃。）

老 杠：你也玩儿不轉了啦？放下吧！

〔老杠擔箱，夫妻下。〕

第 二 場

打 鑼

時間：掌灯后。

地点：鉄匠炉。

人物：老鉄匠，女貨郎。

〔老鐵匠三分酒意地上。〕

鉄 匠：（唱）大地五谷要归仓，

鉄匠炉为秋收大軍造刀枪。

风匣不住的呱嗒响，

鉄錘不住的响叮当，

呱嗒响，响叮当，

咱叫它沒用的废鉄变成鋼！

下了班儿，封好火，

洗洗澡，歇歇凉，

二两下肚分外香。

忽忽悠悠炕上躺。（下。）

〔貨郎喘息不止地急上。〕

貨郎：（唱）一气跑过了九道梁！

鐵匠炉灯不亮来錘不响，

想必是鐵匠爷爷入了梦乡。

伸手把門叫……

心里犯思量，

老人家忙罢一天刚上炕，

满心想求口难张。

咳！今晚不說明天講……

影响了竞赛更不当！

左考虑，右思量，

为工作怎怕碰南墙。

輕拍門板低声叫，

老爷爷！

鐵匠爷爷請起床。

〔鐵匠睡眼朦朧地披衣上。〕

鐵匠：（唱）酒后一觉儿睡的正香，

誰呀？

貨郎：是我……

鐵匠：你倒是誰呀？

貨郎：（唱）供銷社的女貨郎。

鐵匠：哦，（喜悅地）是鐵姑娘啊！

（唱）半夜三更來貴客，

（開門，掌燈）快進屋吧。

貨郎：（唱）耽誤您休息理不當。

鐵匠：咳！別這麼說！

（唱）暖瓶里有開水，

貨郎：我不渴。

鐵匠：（唱）鍋里头有干糧。

貨郎：我不餓。

鐵匠：哦！

（唱）莫不是，借宿人家沒有被？
咱這有！（欲取。）

貨郎：不是。

鐵匠：（唱）莫不是來找爷爷存貨箱？

貨郎：不是。

鐵匠：（唱）莫不是賣貨的現款沒處放？

貨郎：不是。

鐵匠：（唱）再不然，你想回社怕遇狼？

我去送你！

貨郎：也不是，我是特意到這兒來的。

鐵匠：（忽然想起了什麼）哦，我知道啦，你是特來給爷爷送
好東西來啦！

（唱）前天我說的玩笑話，
可不能違反社里規章。

貨郎：（莫名其妙）你老說什麼來着？

鐵匠：（唱）給爷爷來送六十度？

貨郎：我……不是。

鐵匠：（唱）給爷爷來送好冰糖？

貨郎：也……不是。

鐵匠：（唱）左不是來右不是，
究竟為的是哪一桩？

貨郎：（唱）哪一桩，哪一桩，
爬山越嶺來求幫。

鐵匠：求幫？你放心，只要爷爷办得到，決不打駁回兒！

貨郎：老爷爷，这个事儿是非你不可哪！

鐵匠：倒是啥事儿？

貨郎：（唱）不借銀子不借錢，

只求一把左手鐮。

鐵匠：左手鐮？

貨郎：（唱）三家弯明天要開鐮，

訂購的鐮刀按數全。

怨我工作心不細，

王老杠缺把左手鐮。

鐵匠：（感動地）鐵姑娘，从三家弯到这儿，跑了好几十里地，就是为了这把鐮刀？

貨郎：（唱）这把鐮刀不平凡，

与收割竞赛紧相連，

老队长，是老模范，

全县知名的左手快鐮，

誓师会上递战表，

一天包割六亩三，

社員們擦拳摩掌地应了战，

老爷爷他左手怎拿右手鐮！

有了左手鐮，能把干劲添，

快手加干劲，帶起众社員，

爷爷呀，

这火热的竞赛咱要支援。

鐵匠：（唱）鐵姑娘，訴来源，

老汉心里上下翻，

怪不得人人夸来人人奖，

我們的好貨郎，
我們的好團員！
為社員，為生產，
不怕苦來不怕難！
不愧是共產黨教育的好青年！
扎起圍裙就生火，……
慢慢慢，鑿刀一到手，
她定要連夜趕回三家灣。
林挨林，山連山，
出點差錯誰敢担！
低頭一想有主意，
我和她說說笑笑磨時間。
鐵姑娘，心放寬，
鑿刀包在我身邊。
就因為，手里活計全堆滿，
要拿鑿刀得等三天！

貨郎：（怔）三天？

鐵匠：這還是咱爺倆的面子哪！

貨郎：（唱）遠水怎能解近渴？

三天好象等三年！

求爺爺，馬上動手左手鑿，

天亮送到三家灣。

鐵匠：（唱）心急吃不了炭火飯，

看花容易綉花難。

反正不是你個人事兒，

何苦要深更半夜去爬山！

貨郎：（唱）貨郎本是服務員，

专为社員寻方便。

只要是生产有利社員方便，

怕什么深夜怕什么山！

鐵匠：（唱）好个热心的服務員，

鐵匠也不能冷心肝。

宁肯覺不睡，也要連夜赶！

貨郎：好爷爷！

鐵匠：哎呀，不行啊！

貨郎：怎么？

鐵匠：（唱）两个徒弟都下了班！

貨郎：（唱）老爷爷，别为难，

徒弟的活計我来担！

鐵匠：你？你行嗎？

貨郎：你老就多指导吧！

鐵匠：好！（唱）咱馬上撬开炉中火！

貨郎：是！

鐵匠：哎呀！还是不行啊！

貨郎：怎么？

鐵匠：（唱）社里有制度，不准打夜班！

貨郎：（唱）社里不准咱偷偷的打！

鐵匠：（唱）鐵錘一响四邻不安！

貨郎：（唱）领导批評我檢討。

鐵匠：（唱）劳逸結合执行的严！

貨郎：（唱）請求書記来批准！（欲走。）

鐵匠：（拉住）哪去？

貨郎：找陈書記去！

鐵匠：你是想鍛煉賽跑咋的？